

愧疚

◆青山

我每年清明节给父母祭祀,总要受到强烈自责,二十年来深深的愧疚感压得我难以喘气。

父亲退休后回到乡下母亲身边,用他的退休金维持着他俩的晚年生活。父亲72岁时,与年长四岁的母亲日常生活已渐渐不能自理。

我妻子选一个晴朗日子,专程去十几里远交通不便的乡下父母家,在众多乡邻鼎力帮助下,将父母和他们的粮食以及一些贵重物品一起带到煎茶街上我的家里,与我们同吃同住,让他们安享晚年。初来时与我们同住二楼,因整幢楼的厕所在一楼,为了他们上厕所方便,便移到一楼。

四年后夏天的一个夜晚,天刚黑我从外面临时办事回屋。父亲在房前阶沿坐在一条矮小靠椅上,与我他打招招呼回到屋里。厨房的案板上留着一块刚切开的西瓜,我随后拿到阶沿递给他,他笑着对我说他吃过了,这是给我留的。就在当晚上半夜接近黎明时,母亲慌乱中疾呼住在二楼的我。我马不停蹄跑到他们卧室,只见父亲平躺着,双目直视屋顶,睡姿笔挺,衣装整洁,面容慈祥,右手举到头部,去世了。我急切地对母亲说他昨晚都好好的,怎么就……母亲给我讲他下半夜起床喊醒她,说他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笑着要和她说说话,剥好糖果递给她吃,在烟斗里装满叶子烟,点燃抽了两口递给她,逼着她抽,说今后他不再给她装叶子烟了。他将他在外地工作几十年经过的大事全说给她听,还说没用完的钱全部放在木箱子里的报纸下面,边说边又回到床上睡,就再没说话了,后来就……就……发现他已断了气。我知道三四十年来他一直在服药治疗冠心病和高血压,现在死因却成了谜。父亲突然辞世,没有给我留下只言片语。他生前我没能悉心照料,我很愧对于他。

母亲与我们居住一年后,76岁时被一位老者不慎将她从我房屋阶沿撞倒在前面坝子上,当即右脚大腿骨折,立即送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撤掉石膏,生活起居已不能自理,整日卧床。需大小便时,艰难起身挪到床前木凳上,然后排到木凳下的小胶桶里。每一次大小便后,父亲将胶桶带到厕所倒掉,清洗干净放回床下。四年后父亲不幸去世,我担起这一职责,早晚各一次,每次都要恶心呕吐一番。老伴给她换洗衣物和床褥以及拖地,两个读高中的子女给她送饭递水。母亲嫁到我家后,年轻时曾与伯母一起协助祖母酿造过小作坊白酒,为了把好酒的质量,便学会了喝酒,后

来每日无规律无节制饮酒,已有几十年历史;对她而言,酒比生命更重要。父亲去世前,是他给母亲备酒;父亲去世后,我每日分几次定时给她,每次50克左右。由于我经常临时外出,只好每日清早一次性给她250克,向她强调必须早中晚分几次饮用。她渐渐无节制,时常喝醉后将大小便排到她床上的被褥里,每次换洗被褥总要恶心想吐,多次劝说都无济于事。为了能让她在干净清爽环境中多生活一些岁月,父亲去世半年后我只好强行戒掉她的酒,由此她心里一定相当恨我。82岁高龄的她,在众多子孙共同守护两日后因病去世,我将她安葬在父亲坟墓右侧。在她生前最后那一年半岁月里,没能让她喝上一滴视酒如命的酒,对她过于苛刻和偏激了些,二十年来我为此事一直自责和深深愧疚。

父母坟前两座九厘碑在他们去世前我已预备,安葬时已立好。坟墓四周山坡全是梯土,数不清且杂乱无章的新老坟墓裸露于庄稼地。

父母去世前,两个兄长都已辞世。我安葬好母亲后,随即请了两个泥工师傅,与我一起将坟墓四周土地平整夯实,用碗口石先铺筑二十五厘米厚,然后用高标号混凝土再砌高二十五厘米,一个星期后整个坟场构筑得平整光滑。二十年来,风吹雨打,霜雪侵蚀,完好无损。自安葬他们到现在,凡清明节当天,我在百忙中带上家人,时而也带上侄子侄媳,将坟场全部杂草杂木割去,又将坝子上的草叶、树叶及上年残留的红白青清除。

老伴前些天建议我从今年起提前几日去清理坟场,方便父母的众多晚辈们前去祭祀。我便一改历年清明节当天才去清理父母坟地的习惯,提前七日从铜仁专程赶到煎茶,备好工具和祭祀物品。

我久久凝视着父母坟墓,自责与愧疚越发强烈!父母晚年居住在乡下老家时,我没能陪在他们身边尽孝;与我共同生活的五六年间,未精心照料他们,没有做到最好的赡养。待子女成家我稍闲暇可以很好照料他们时,他们却不等待,早已西去,我便再也没有孝敬他们的机会,成了终身重大遗憾!

深深愧疚与自责从他们去世起一直持续到今日,甚至还会伴随到我生命终结之时。

当晚,返回铜仁,写下数言,既是怀念,又力求以此减轻愧疚!

悠地说:“天虫归天,地虫入地嘛。”然后便是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

训工

修明溪水库那年,咪公任民兵连长。他身材矮小,脸如刀削,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每每巡视工地,工人们便不由得加紧手脚,生怕被他那双眼睛盯上。

那一日,天刚蒙蒙亮,工地上已是一片喧嚣。咪公照例背着双手,在工地上踱来踱去。忽然,他的目光被一个身影吸引住了——那是个穿着花衬衫的小伙子,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正倚着铁锹,有一搭没一搭地铲着土,眼睛却不住地往远处瞟,显然心思不在活路上。

咪公踱了过去,咳嗽一声。那小伙子猛然回头,见是连长,立刻挺直了腰板,脸上堆出笑容来:“连长好!”

声音洪亮,态度恭敬,活像个训练有素的士兵。

咪公不答,从兜里摸出烟袋,慢条斯理地卷了支叶子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眯起眼睛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

“老实,你姓哪样?”

咪公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小伙子一愣,随即答道:“报告连长,我姓x!”

答得干脆利落,心里却犯嘀咕:这连长莫非认识我?

咪公又抽了口烟,抬头望了望天,目光重新落回小伙子身上:

“毛,像不像?”

小伙子这下真糊涂了,他姓x是千真万确的事,怎么连长偏说不是?他张了张嘴,想辩解,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咪公第三次抽了口烟,突然将烟头狠狠摔在地上,用脚踩了踩,声音陡然提高:“我看你姓二,二杆子的二!”

这一声吼,震得附近岩壁上的碎石都簌簌落下。小伙子的脸“腾”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根,活像只斗败的公鸡。他二话不说,抄起铁锹就埋头干起活来,动作比先前快了十倍不止。

周围的工人们都憋着笑,却不敢出声。咪公背着手,又在工地上巡视起来,只是嘴角微微上扬,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自此之后,那“二杆子”的外号就在工地上传开了。说来也怪,那小伙子干活竟真的一天比一天卖力,再也没穿过那件花衬衫来上工。

水库修成那天,咪公站在坝上,望着碧波荡漾的水面,忽然对身边的人说:

“那‘二杆子’,其实是个好苗子。”

众人不解其意,只见咪公摸了摸下巴,又补充道:“年轻人嘛,总要有个人敲打敲打。”

水面上,几只野鸭扑棱棱飞过,留下一串涟漪。

长空不会忘记

◆邹长红

题记:今晚的月亮又圆又大,又逢清明,莫的想起中国空军那段喋血长空,为血染长空的飞行员致敬。

1941年的春风热烈又悲愤
合上书本 走出清华园的少年
他把生命交给了祖国长空
云层之上 每次出征誓死不回
明知前路凶险
仍用热血书写时代的壮丽篇章

1941年的春风温暖又清冷
未归航的少年 将青春铸成了机翼
撞向巨兽的火光
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是惊醒四万万民众黑夜里的星光

名誉家长
逐一拾捡弟弟们的佩剑、怀表、钢笔、照片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也是一样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已待天亮
军国主义的复辟
是要我辈挺胸亮剑
不问死生为谁
惟愿烟火人间 华灯璀璨
美丽神州 壮阔山河
亿万万华夏子女不被抽掉脊梁
曾记否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
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怀念我的父亲

◆简白

二〇二四年感恩节的第三天
你带着所有的痛苦和眷恋走了
在替你数手背上的纹路时
感觉比田垄的沟渠还要深
你的双手曾握住多少种子
如今就漏走多少时辰
你躺在黑色的棺木里
像一捆被秋雨淋透的包谷秆
再也挺不直腰身

泥土教会你固执——
撒一茬秋芥守一茬春
可你八十三年只种一种沉默
任野草在嘴角生根
而我们递过去的春天
却在你的掌心焐成老茧
秋天收回时
只剩下比早烟还呛的黄昏

记得你倚在包谷堆旁边点烟
烟锅里明明灭灭
烧完了半个世纪
晚霞把你的影子钉在地上
你却把自己站成一张犁
再后来肺叶漏风了
夜夜咳出带火星的星星

却依然要咳成一张弓
用脊梁绷紧的弦
测量天与地的距离

儿女学会翻译你的早烟
三声叩响是暴雨将至
一声叹息是大风要起
当目光扫过屋檐的缺口
燕子就衔走整个秋季
黑色棺木里
你那紧闭的嘴唇像两片冻土
你那那紧闭的嘴唇像两片冻土
久久拱不破最后的节气
只有泪水漫过沟壑
淹没了十一月的潮汐

如今我站在空荡的包谷地
把你常用的早烟袋贴近耳门
每粒泥土似在翻身

每株秋芥都在练习弯曲
当我俯身成为另一道垄沟
忽然听见整片大地在吐纳
以你生锈的咳嗽为韵脚
替你说出所有
未说出的言语

不能言说的
都在轮回里重复——
比如黄昏总把身影拉长
比如谷穗低头的样子
久久拱不破最后的节气
只有泪水漫过沟壑
淹没了十一月的潮汐

脊梁

一片紫色的烟雾

于生活
是一遍喜悦,让心悅
在眉梢
从而印在瞳孔里

特别是在,历尽
风霜后

一片的嫣然
静静地,在心的深处
向你微笑
虽是我心的
梦

然而只是
静静的
宛如从远方归来
品一杯
宁静的茶
你从来就
不是诱惑

为家乡的小河写诗

写你好看的妖身
如春风吹皱

薰衣草

◆梅华

少年心事

写你碧色如裙,
走过浪漫无限的
夏天
让人永远无法忘记,
写你扬眉如清波
让少年的心,也泛起
涟漪,
写你与我身体接触
而亲密无间,
写你的倒影如画
永远地印在心里
写你远方白云如马
让你唱起清亮的歌
写你为了人间炊烟
甘愿舍心茹苦,燃起
让你遭受苦情火焰
写你的歌,与男人的
口哨,一呼一应
写男童牧羊的皮鞭
在你身上抽不出

一丝伤痕

写你一颗菩萨的心
在黑夜里寂寞无声
写我酷的冬季
你凝起冰花
让水沿着背桥
奔向心向往的远方
写我在远方
无时无刻不想着你

李花·我的爱情

在我

人生的春天
你着一身
白色的裙裾
沿着我心的向往
悄然地
来到我身边
让我的心,经过

寒冷的冬天后
感受到了
一份心仪的爱,就是
永恒的春天

可命运是多雨的
你雪白的
脸庞上,沾下了
绝情的泪水

双颧心,相互偎依着
而创造了一个令人羡慕的
时代,已经
落下了幕布

我在绿叶浓稠的
时候
尝到的
是一颗生活的苦果
所有
浪漫的花已凋落
只有苦涩,如一把
时刻
扎心的尖刀
陪伴我一生
不停地
伤我一生

梦中的村庄

张运典

沿着缓坡直上,穿过
那片古老的树林
错落有致的吊脚木楼
洒落在半山间

房前有桃树,或李树
树荫下,几只雄鸡啄食
偶尔引颈打鸣,有时
轻啄乌黑油亮的翅羽
村旁是弯弯的梯田
金黄的稻穗弯腰驼背

那口汩汩涌动的老井
酝酿着清凉的滋味

房前的田埂上,那卷着裤
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老人
在雨中,赶着老牛
掬着犁耙,走向田野
此时,我掀起袖子
奔向田野,身后是熟悉的呼喊
叫着我的乳名
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春风里的歌

◆董安宏

新年辞

寒冬的雪花,飘洒在
密密匝匝的公路上
新年坚守老屋的窗户
像往年父亲写的春联
烟花绽放在年三十的夜晚
儿时的活泼和阳光

中年,某些时光难以返回来
断奶的毅力瞬间爆发
从古老村庄冒来
让我一路蹒跚到老年
故乡的炊烟,永久
在心头哭泣,长年回忆

岁末的寒风凛冽
反而刺痛五脏蕴藏的
春的音讯。雷声轰隆
冲着春天的步伐
新的一年
躲不过我追光的翅膀

新年

手摘夜空繁星追了
一晚上黑白的几行诗
抚摸窗上的风
印刷玻璃均匀的霜
邻居的公鸡清晨匆忙
啄牙射进弯曲的光点
一阵热闹的年味
还是团聚
在恬淡,年年
岁月如初

风吹过村庄

好像唯有那张
皱纹深浅的脸
才般配上一株水稻的触摸
稀泥布满的纹路
一半是季节踩出来的足迹
另一半在那烟炊烟里

春风里的歌

风铃摇响春风,万物
苏醒,陪着
草木之心
微笑着蓝天
天上的星月,闪烁着
明天的美好,还有
亲人回家之路
殊不知,要多长时间
春风吹拂,我会不
再流昨天的泪

虫灾

那年闹虫灾,秧子
被害虫吃得只剩光杆
杆,人们忧心忡忡。田
里的庄稼本是农人的命
根子,此刻却成了虫豸
的盛宴。农人们天天往
田里跑,眼看着绿油油的秧苗一日日凋零,心中如
刀绞一般。

咪公赶煎茶溪卖叶子烟。他种烟极是讲究,
施的是农家肥,掐了烟花,割下烟叶,用草索子搓
了挂晒,下午又捆拢来,生怕回潮。这股精心侍
弄出来的烟叶,黄金杆色,很是受卖。那日太阳毒
辣,咪公将烟摊在皮家阶檐坎上,自己蹲在一旁,
抽着烟,眯着眼看人人来往。

这时走来几个人,他们拿起烟叶翻看,却又迟
迟不买。咪公认得他们,两个龙溪溪的,两个俭坪
寨的,还有一个十二台的。

“要买不?”咪公问。

几人支吾着,话题很快转到虫灾上。他们说
赶场再买点农药回去,敌敌畏、钾铵磷都打过了,
但都不起作用,虫灾很严重。咪公招呼他们抽烟,
慢悠悠地说:

“我们那里虫灾也厉害,这年累是这样,但有
个办法。”

听说有办法,几个农人眼睛都亮了,直勾勾地
盯着咪公。咪公抽了口烟,胸有成竹:

“你们按我的方法去做,只要用心去做就没得
问题。”

“哪个不用心?一家大小吃饭就靠那几丘田
哩!”众人急道。

“好。”咪公点头,“你们买点香纸回去。”

众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

咪公接着说:“在田坎上烧香烧纸,不要聊二
百病的。”

“要得。”众人虽疑惑,却也应下。

咪公又抽口烟,眼睛眯了一会:“不要只是烧
纸,还要说几句话。”

接着慢吞吞地念道:

“你是天虫,就归天;你是地虫,就入地。要是
明天来望你,你不去;老子就用喷雾器……”

周围渐渐聚拢了更多人,先是认真听,继而哄
堂大笑。笑声中,几个农人脸上的愁容似乎也舒
展了些。他们掏钱买了香纸,又各称了些烟叶,便
匆匆离去。

后来听说,那几个农人当真在田边烧了纸,也
念了咪公教的那几句话。他们站在田埂上,望着
光秃秃的秧杆,不知是谁先笑出声来,接着大家都
笑了。那笑声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得很远,仿佛暂
时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

再后来,虫子不知怎的渐渐少了。有人说是
因为天气转凉,也有人说是因为上头派了农技员
来指导。但那些农人每每提起此事,总会笑着说:
“还是咪公的办法管用。”

咪公依旧卖他的叶子烟,对虫灾的事只字不
提。只是偶尔有人问起,他便眯着眼抽口烟,慢悠

咪公佚事

◆兴舜

训工

修明溪水库那年,咪公任民兵连长。他身材矮小,脸如刀削,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每每巡视工地,工人们便不由得加紧手脚,生怕被他那双眼睛盯上。

那一日,天刚蒙蒙亮,工地上已是一片喧嚣。咪公照例背着双手,在工地上踱来踱去。忽然,他的目光被一个身影吸引住了——那是个穿着花衬衫的小伙子,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正倚着铁锹,有一搭没一搭地铲着土,眼睛却不住地往远处瞟,显然心思不在活路上。

咪公踱了过去,咳嗽一声。那小伙子猛然回头,见是连长,立刻挺直了腰板,脸上堆出笑容来:“连长好!”

声音洪亮,态度恭敬,活像个训练有素的士兵。

咪公不答,从兜里摸出烟袋,慢条斯理地卷了支叶子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眯起眼睛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

“老实,你姓哪样?”

咪公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小伙子一愣,随即答道:“报告连长,我姓x!”

答得干脆利落,心里却犯嘀咕:这连长莫非认识我?

咪公又抽了口烟,抬头望了望天,目光重新落回小伙子身上:

“毛,像不像?”

小伙子这下真糊涂了,他姓x是千真万确的事,怎么连长偏说不是?他张了张嘴,想辩解,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咪公第三次抽了口烟,突然将烟头狠狠摔在地上,用脚踩了踩,声音陡然提高:“我看你姓二,二杆子的二!”

这一声吼,震得附近岩壁上的碎石都簌簌落下。小伙子的脸“腾”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根,活像只斗败的公鸡。他二话不说,抄起铁锹就埋头干起活来,动作比先前快了十倍不止。

周围的工人们都憋着笑,却不敢出声。咪公背着手,又在工地上巡视起来,只是嘴角微微上扬,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自此之后,那“二杆子”的外号就在工地上传开了。说来也怪,那小伙子干活竟真的一天比一天卖力,再也没穿过那件花衬衫来上工。

水库修成那天,咪公站在坝上,望着碧波荡漾的水面,忽然对身边的人说:

“那‘二杆子’,其实是个好苗子。”

众人不解其意,只见咪公摸了摸下巴,又补充道:“年轻人嘛,总要有个人敲打敲打。”

水面上,几只野鸭扑棱棱飞过,留下一串涟漪。